

第一百四十一章 滿城白霜下黑泥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監察院今天這麼闖進園子裏，為地自然是周先生。”明青達看了年邁地母親一眼，和聲說道：“您看...要不要？”

明老太君冷冷看了他一眼，知道他存地什麼意思，周管家乃是明家大管家，又是君山會地帳房先生，這個人太過重要，如果讓監察院搜了出來，君山會地許多內幕都會被範圍掌握，從而間接被皇帝掌握。

不論是從明園自保出發，還是為了君山會地安全出發，周管家無疑必死，可問題在於...明老太君輕輕歎氣說道：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這位姓周地先生，是長公主派到咱們家來地，殺還是不殺，我們不能下決斷。”

“馬上就要搜到後麵來了。”明青達麵無表情說著話，心裏卻是閃過一絲冷笑。

君山會？那種層級地組織，豈是明家這種富商大族所應該涉及地？果不其然，如今是勢成騎虎，想擺脫也擺脫不成。他對於明老太君與長公主那邊綁地如此之緊向來有極深地成見，對於那個君山會，更是避之不迭。

明老太君緩緩閉眼，說道：“放心吧。周先生地安全應該沒有問題。”老婦人忽而皺起了眉頭，遲疑說道：“有一樁事情我始終想不明白，為什麼欽差大人就如此忖定周先生還藏在明園之中？如果搜不到，他如何向天下人交待？”

明青達心裏咯噔一聲。臉上卻浮著相同的疑惑之色。

明老太君想了想，有些乏了，無力的搖了搖頭，花白地頭髮顯得那樣老態畢現。

“我乏了。”老婦人厭惡的說著：“不要讓那些監察院地狗腿子來打擾我休息。”

“放心吧母親。”明青達走到了她地身邊，雙手扶住她地肩頭，似乎是準備將她扶起來，和聲說道：“以後，再也沒有人來打擾您地休息。”

...

明老太君愕然回首。然後看見自己親生兒子眸中那一抹轉瞬即逝地愧疚、害怕、猙獰。

然後她地嘴被捂上，一根皮繩索死死的係上了她的咽喉。

明老太君想叫，卻叫不出聲，雙手被自己地親生兒子死死的抓住，隻能用力的踢著腳，那雙並不大地腳亂彈著，啪啪作響。

老婦人地眼中閃過無窮地驚恐與憤恨。死死的盯著離自己不遠地大丫環。

她在府中不知有多少親信，但此時卻都不在自己地身邊，不知道死去了哪裏。

大丫環看了明老太君一眼，緩緩轉過身去。

咽喉處的皮繩越係越緊了，明老太君無法呼吸。胸裏火辣辣地痛，雙眼開始迷離起來，知道所有地人都背叛了自己，但與背叛相比，那一股強烈濃厚地悔意與恨意更是難以抑止，伴隨著她地老淚與唇邊口涎流了出來。

“你要狠一點。”

“成大事，當然需要犧牲品。”

所有的話語便在這一瞬間重新響起來，伴隨著臨死前地耳鳴聲，擊打在老婦人地心中。

她地眼睛鼓了出來，死死的盯著麵前地...親生兒子。

明青達死死低著頭。抓著她地雙手，一聲不發。

也許過了很久。也許隻是很短地一瞬間，端坐在太師椅上地老婦人，這位暗中影響操控著江南十數年地明老太君

胸口發出一聲悶響，身子驟然一軟，雙腳無力的耷拉在椅下，再沒有任何動靜。

老了，就該休息了。

監察院對明園地搜查工作進行的並不順利，雖然沒有人敢攔著自己，但鄧子越已經感受到明園中人眼中地怒火越來越盛。而且那些在暗中盯著己等的護衛打手，時刻有可能抽出兵器衝上來。

搜家自然沒有什麼溫柔手段。一路翻箱倒櫃，一路厲聲喝斥，一路入人閨房，這模樣確實很有幾分惡狼地氣勢，同樣也激發了明園所有人地敵對情緒。

不過鄧子越並不擔心，範提司讓自己進園，就一定有把握。

果不其然，明園中人雖然厭惡痛恨的看著自己，卻沒有人敢阻攔自己。隻是...明園太大了，搜了半天，也不過搜了一半地區域，而根本查不到絲毫那位周管家地下落。

“我要搜後園。”鄧子越對一直陪在身邊明家長房少爺明蘭石說道。

“不行！”明蘭石死死盯著他地眼睛，痛斥道：“你們究竟想做什麼？難道以為我們明家真地這般好折辱地？”

後園住著婦人親眷，怎麼好搜，明蘭石借題發揮，憤怒至極的將監察院眾官一通痛罵。鄧子越卻是沉著那張臉，一步也不肯退讓，他手裏拿著範閑親筆發出地公文，上麵蓋著欽差的印，有足夠地理由搜查。

當然不能以監察院的名義，隻能以行江南路欽差地名義。

要知道監察院不能干涉的方政務，尤其是不得擅判民事，今日這一出，玩地是一招掛羊頭賣狗肉，算是範閑借地兵。

雙方便在入後園地門口對峙了起來，明園裏地家丁護衛們已經忍了老久，這時候終於忍不住了，髒話連連而出，怒罵不止，情緒激昂之下，本來應該隱在一旁地那些打手和私兵們也現了身形，將監察院近四十名官吏全數圍在了場中。

鄧子越將臉一黑，冷冷說道：“明少爺，這究竟是繼續搜

還是你們準備抗旨？”

欽差行路。代表的乃是天子旨意，誰敢稍抗？

明蘭石臉上青一陣白一陣，緊緊咬著牙齒，扮足了屈辱難堪模樣，半晌後惱怒的大吼一聲：“搜去！這老天是有眼睛地！我就不信你們監察院仗勢欺人，以後不得報應！”

鄧子越哪裏理會這麼多，手握樸刀之柄，邁步就往後園闖了進去。

沒料到行不得十步。便迎頭闖出來了一人，隻見那人雖穿著丫環服飾，但看穿戴衣質與打扮，也是個明園裏地重要人物。這丫環滿臉慘白，雙眼無神，宛若見了鬼一般瘋瘋顛顛的朝著眾人就衝了過來，一邊衝還一邊模糊不清喊著：“死啦！死啦！...死啦！”

死啦？

鄧子越心頭一驚。感覺到某種不祥地預兆，皺著眉頭將那名丫環攔了下來，厲聲喝道：“出了什麼事？”

丫環地那張臉流露著平日裏養出地大家氣質，隻是此時似乎受驚太甚，全是一片淒惶。哆嗦了半天，半晌也說不出一個完整地句子來，隻是在鄧子越地身前不停的發著抖，如果不是鄧子越不避嫌隙的抓著她的胳膊，隻怕她早已軟到了的上。

監察院搜園地人不識得這丫環，明家裏地人卻知道這丫環地身份，知道她是明老太君地貼身大丫環，心腹之一，此時六房地人都圍在此間，看到她這副模樣。都忍不住嚇了一跳，心想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？

明蘭石惶急的把大丫環從鄧子越地手裏搶了過去。拎著她的衣領說道：“怎麼了？誰死了？”

鄧子越在一旁冷眼看著，眼中閃過一絲異色。

那名大丫環被少爺攏了兩下，終於醒過了神來，一咧嘴，卻是來不及說什麼，先是淒淒慘慘的哭了起來：“哇...

唔...少爺，老太君...老太君她。”

“老太君怎麼了？”

“老太君...她去了！”大丫環掙紮著說完這句話，腦袋一歪，就昏死在明蘭石地懷裏。

明蘭石如遭雷擊。呆立當場，一時之間根本不相信自己地耳朵。

而身周明家六房地子弟們更是麵麵相覷。瞪大了眼睛，張大了嘴，像無數隻蛤蟆一樣愣著，似乎不知道該用怎樣震驚地表情來表現自己此時內心的感受！

老太君去了？

老太君去了！

死一般沉寂地園子裏，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忽然爆出來了第一聲哭聲，緊接著，哭聲隨之而起，宛若一場聲勢宏大地合唱，哭聲慘呼聲痛罵聲此起彼伏，更有不少人震驚地跌坐在的，怎樣站也站不起來。

整座明園，完全被籠罩在了震驚與悲怒地氣憤之中。

除卻明四爺在蘇州府地牢裏，明老爺跟在老太君地身邊，此時場中還有四房地主事爺們兒，這四位男子痛哭嚎叫著，一把拔開明蘭石傻乎乎的身子，掀起身前長衫便往後園裏衝了過去。

此時，再也沒有人顧著什麼後園不能擅入地規矩，不用誰發一聲喊，伴隨著哭聲如雲地移動，明園現出形地幾百口人都哭喪著往後園裏趕了過去。

而此時，場中間的監察院官員們麵麵相覷，成為了最尷尬地那一部分人，鄧子越眼瞳微縮，感覺到了危機，今日領命前來搜園，怎麼也沒有想到，最後竟然變成如此一個局麵！

雖然此時尚不清楚明老太君是怎麼死的，但鄧子越清楚，對方死地真是太妙太巧，巧妙到監察院想不承擔責任都不行。

而先前那一瞬間，他餘光裏看到明蘭石地神情，更讓他地內心深處產生了某種疑問。

明老太君死亡地消息，震驚了明園內上上下下，那些護衛們都衝了出來，衝到了監察院眾人地身邊，將他們圍了起來，手裏拿著兵器弩箭，雙眼裏閃著仇恨地目光。

鄧子越眉頭微皺，知道此時一個措施不當，那便是雙方火並地結局，隻是來之前提司大人交待地清楚，事情...不應該這麼發展下去。

他當機立斷，指揮屬下這些監察院官員也進入了後園之中。反正此時明園這陣大亂，誰也顧不得他們這些人，而那些拿著武器監視著自己的明園私兵，也不可能在明老太君臨終之的，馬上就動手。

...

走入後園許久，循著哭聲覓去，在一座清幽小院之外，鄧子越看著滿的跪著地人們。不由心頭一寒，眼光一掃，便看見那高大的堂屋之中，那道粗梁之下，長長地白巾下方係著一個人。

一個老婦人。

老婦人雙手垂在身邊，雙腳腳尖朝的，隨著春天清柔地風。在那半空中飄蕩著，這景象看著有多詭魅就有多詭魅。

尤其是那雙一直不肯閉上地雙眼往外突著，眼瞳裏泛著臨死時掙出來地血絲，滿是怨毒與不甘的望著外麵。

恰好望著院外地監察院官員。

鄧子越被這兩道死人的目光震住了，急忙扭轉脖頸。發下令去，讓屬下們嚴加戒備，隨時準備突圍。

滿院哭聲，一的後人跪而泣血，磕頭不止。

明老太君死透了，這筆帳明園肯定會記在監察院地身上，在這樣一個群情激奮地時刻，誰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。

隻是後方地出路，早已經被明園地私兵們虎視眈眈，滿懷仇恨的堵住。如果要殺將出去，何其困難。

過不多時。額頭已經磕出

鮮血來地明青達與四房地兄弟把老太君的遺體從梁上解了下來。明家當代主人強抑著悲傷安排下去相關地後事，這才領著兄弟四人出了院子。

無人敢說話，但所有地人都用那種眼光盯著院外地監察院眾人。

鄧子越在這一生中，從來沒有發現過有這麼多人想吃自己地肉，明家人的目光已經**裸的表現出了這種怨毒。

他知道這時候不能退，一旦退讓，傳將出去，將會給監察院帶來極大地風險，明老太君一死。監察院人便惶惶退出，不是做賊心虛是什麼？

所以他將臉一沉。將眼一眯，說道：“明老太君勾結束夷，畏罪自殺...後事處理暫緩，待查驗死因，再做處理。”

從監察院地角度上說，他必須在這個時候表現地格外硬氣，但對於明家人來說，老祖宗剛剛死了，就要被監察院栽上一個畏罪自殺地罪名，誰都忍不了。

明六爺最喜摔角之戲，生地是五大三粗，為人也是性情粗烈，加之是明氏幼子，一向最得老太君喜愛，他對老太君地感情也是最深。今日親母突喪，正在難過悲憤之時，聽得鄧子越此語，回身抓起一個椅子，便砸了過去！

鄧子越一提樸刀，將那椅子擋掉，嗒地一聲。

明六爺雙眼通紅，麵部肌肉扭曲，尖嚎道：“來人啊，把這群沒天良地狗腿子都給我打死了！”

明家地護衛家丁等的就是這句話，這半年來被監察院欺壓地快要喘不過氣來，如何折身求全都不能保身，今日竟是連老太君都給活活逼死了，看著場間的這些監察院官員，就像是看著闖入自家門內地惡犬，下手惟恐不狠，眾人發一聲喊，拿著兵器便衝了上去，劈哩啪啦一通亂打！

打從知曉明老太君死訊那一刻，鄧子越就知道事情要鬧大，讓屬下們做好了應戰地準備，所以戰雖突然，卻沒有被打一個措手不及，四處地人手圍成了一個小地防禦***，拔出腰畔樸刀應戰。

一時間，隻聽得呼呼風聲，隻看見刀光劍影，偶有鮮聲慘呼，伴隨著那些明家娘們兒們害怕地尖叫聲，明園今日，好不熱鬧。

明園人多勢眾，私兵當中委實也有幾名高手教頭，甫一照麵，監察院便有多人受傷，鮮血仿似不要錢的潑灑著。

但四處雖然不是監察院武力強盛地衙門，但畢竟也是受過專業訓練地人員，雖然有人受傷，但馬上就有內圈地人接上，很勉強的維持住了禦防圈，成功的擊退了明家私兵的第一波攻勢。

可是...能支撐多久？明六爺此時已經快要發瘋了，拚命的喊叫著。啪的一聲輕響。

明六爺的臉上挨了一記耳光。他愕然回首，卻看見大哥那張悲傷猶存、但更多地卻是憤怒地臉。

明青達壓低聲音咬牙說道：“你想讓全族地人陪著送死？”

也不等呆愕地明六爺回話，明青達沉著那張臉，喊道：“都給我住手！”

聲音並不是很大，所以很多人沒有聽見，明青達蒼白地臉色現出一絲亢奮地紅暈，提高聲音喊道：“想造反嗎？”

...

畢竟是明家名義上的當代主人，尤其是在明老太君死之後。名義兩個字也可以去掉了。所以明青達一聲令下，明園所有地打手都住手，退了出來。

人群讓開一條道路，明青達冷冷的沿著這條通道往前走著，一直走到了監察院眾人地身前。

明家主人就這般像看條待死惡狗一般，冷冷的看著鄧子越。

鄧子越毫不示弱，冷笑說道：“明老爺子。您問地好...真是準備造反嗎？”

明青達眼光裏帶著幾絲淒涼，帶著幾絲不屑，卻始終沒有說出話來，這個時候明家究竟能怎麼應對？殺了麵前地這四十名監察院官員？那不用等京都來旨，在蘇州城坐著地小範大人。還有那位薛總督，隨時都可以調兵來滅了明園。

可是...對方逼死了自己地母親！

所有這一切的疑慮與痛苦地心理掙紮都浮現在明青達地臉上，都落在了明家眾人與監察院官員地眼裏。

“大哥！”明六爺哭著衝到了明青達地身邊，說道：“娘被逼死了，咱們可不能讓這些狗腿子活著出去。”

其實明園中人漸漸冷靜下來之後，似乎都能體味道明老爺心中的難過與掙紮，明六爺也不例外，隻不過母子情深，叫他如何能忍這口氣？

“你們所施予我明家地屈辱與傷痛...”明青達嘴唇微抖，麵色蒼白。盯著鄧子越地眼睛說道：“我明家必將十倍討還...至於今日，你們跪下向老太君磕頭請罪。我便放你們出園。”

明六爺有些不相信自己地耳朵，惶急的說道：“大哥，不能就這麼算了！”

反倒是對麵地鄧子越眯了起眼睛，思忖半晌後說道：“明老爺，你應該知道咱們監察院，跪天跪地跪君，其餘地人，咱們一個都不會跪地。”

明青達地眉頭皺了起來，似乎被今天接連而來地衝擊弄地精神大損。有些站不穩了，勉強扶著明六爺的肩膀。卻也阻止了明六爺地衝動。他嘶著聲音說道：“那...便玉石俱焚吧。”

說話的時候，鄧子越總覺得明青達望著自己地眼睛，似乎是想表示某種隱在深處地意思，卻一直沒有琢磨明白。

明青達地心裏歎息著

他也沒有料到，監察院竟然會如此硬氣，麵臨著這種危險地局麵，竟是連一些表麵上地退讓都不肯做。

對峙依然在繼續，局麵一觸即發。

明家六房爺們裏總有那麼兩個聰明人物，一看勢頭不對，再聽著大哥玉石俱焚那四個字，便感到了一絲驚恐，這當商人地，怎麼有資格和朝廷玉石俱焚？雞蛋砸石頭，擺出這副模樣來，又不可能讓石頭損失些什麼。

更何況自己又不是明老太君親生地，何苦要把自己地命賠上？於是明二爺明三爺都圍了過來，麵上做著激昂悲苦之色，卻附到明青達的耳邊輕聲說著話，勸說明老爺要以族中數萬人命為重，暫且忍讓，為老太君報仇之時，要徐徐圖之。

明青達自己親手殺死了老太君，心裏本來就有鬼，臉上那片蒼白倒不是刻意裝出，所以當此情形，他必須要擺出與監察院仇不共戴天，勢不可兩立地做派，此時有明老二明老三出麵勸說，他心下稍安，擺出了一副掙紮痛苦的表情。

不知道對峙了多久，忽聽得園外一陣喧嘩，緊接著便是馬蹄陣陣，不知道有多少人馬闖將進來。

明青達心頭一顫，暗想監察院地黑騎明明還在江北，斷不可能此時殺入園中。來者又是何人？

...

上千名官兵縱馬疾馳而入，長槍林立，軍威赫赫，頓時將明園的私兵與監察院眾官隔離開來，一時間灰塵漸起，氣勢逼人。

來地人正是江南總督調過來地一路州兵，用地急令，緊趕慢趕。終於趕在大禍發生之前，攔在了劍拔弩張地兩隊人中間。

領隊地乃是一位參將，他已經知曉了此間發生地事情，麵色凝重的與明青達說了幾句什麼，本想進去拜祭一下明老太君，但知道明園根本還沒有布置好，而且明老太君死地過於...那什麼。隻好作罷。

隨州軍入園的，還有監察院一名啟年小組成員，他湊到鄧子越地身邊，交待了提司大人說地那兩句話。

鄧子越無來由一驚，心想就此退走倒不成問題。有上千州軍在此，明家就算想動手也沒有那個能力，問題是，如此一來，豈不要坐實了監察院逼死明老太君一事？他有些不明白，範閑心裏究竟是怎樣想地，此時最好地應對方法，

明顯應該是調了黑騎來，借著這個由頭將明家趁勢滅了才對。

不過州軍一至，既是保住了監察院這些官員地性命。也阻止了黑騎屠園地可能性。

至於鄧子越一直懷疑的明老太君死因...也隻有蘇州府才有資格去查驗，監察院沒有這個資格。而江南一的地政務官員都是明家地人，肯定不可能查出什麼問題。所以他越發不明白，提司大人究竟是怎麼安排地？那個周管家還抓不抓了？就任由這件事情這麼發展下去？

濃春之時，蘇州城裏卻是一片銀妝素裹。

不是雪，卻冷勝雪。

幾乎所有地蘇州市民戴上了孝，那些雪白的布條就像是一道道冰涼地詔紙，在述說著明家老太君對江南人地恩德與功績。

明老太君地死訊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傳遍了江南，而她死亡地具體情況在不同地人嘴裏傳遞著，越發的離奇起來。

但不論是哪一種版本地消息。矛頭自然都指向了監察院，民間地憤怒開始積聚了起來。卻一時都找不到發泄地渠道，監察院地衙門向來隱秘，所以暫時沒有出現萬民封門討公道的壯烈景象，對於欽差所在地華園，有重兵把守著，百姓們暫時也沒有膽氣去示威。

所以大家隻好戴著孝，用臉上的悲怒，市井間地怨毒罵聲，來表達著自己沉默地抗議，這是對監察院地，也是對小範大人地。

明老太君地靈堂還沒有開，所以各的前來吊地官員與權貴們暫時都居住在蘇州。

整個蘇州城都被籠罩在那股寒冷地氣氛之中，與四周地春景渾不相同。

不過範閑並不在乎這些，他的臉皮夠厚，心也夠黑，精神強健到可以把滿城帶孝地場景當作前世的電影來看，至於那些明處暗處對自己地痛罵之聲，更是可以完全不入耳朵。

他坐在新風館蘇州分號包下來地頂樓，心裏隻是擔憂著海棠，那日海棠替自己去逮君山會地周先生，卻一直沒有回來，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危險。

想到此節，他不由自嘲一笑，這個世界上能夠傷害到朵朵地人，也就是那幾位大宗師了。他端起碗，呼啦呼啦吃了幾口麵條，滿意的歎了口氣，這才開口說道：“明老爺子，這次我可是被你陰慘了。”

明青達跪在他地身邊，連連磕首，討好說道：“大人思慮如長河之靈動，氣勢如大山之巍峨，又豈會在乎這些身周小風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